讀宋鑑論

柏堂讀書筆記

桐城方宗誠述

讀宋鑑論上

左氏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凡開國之規模卽爲一代盛衰之本故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宋太祖始卽位卽贈周死節之韓通爲中書以旌其忠怒王彥昇擅殺韓通終身不得節鉞後又嘉北漢衞融忠以爲大府卿尊崇節義如此此所以宋室多節義之士也宋之君德多昏庸又代有權姦誤國而常轉危爲安歷久而後亡者非賴義節之士維持之力與是皆太祖崇奬節義之報也

杜太后警太祖曰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此古聖帝明王賢相警戒之言不意得於母后之口宋之所以興乎其後高曹向孟之賢實始於此

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 稱儒處之以竇儀清介重厚爲翰林學士儀嘗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卻立不進太祖冠帶而後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否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太祖斂容謝之二語實可爲萬世法

太祖杯酒釋石守信等兵權既建國家久長之計亦所以安全功臣也書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庶幾近

之然所以能使功　釋兵者只是一味開心見誠不用猜疑詐術其待李漢超郭進亦然漢高對之有愧色矣當五代之亂儒學既屏焉周世宗有意營國子監置學舍未成而殂太祖即位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爲贊書於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後又封孔子後主祀嘗謂侍臣曰朕欲令武臣盡讀書以知爲治之道此即武王歸馬放牛之意而尊崇大聖大賢規模宏遠矣漢高承秦焚書坑儒之後而以太牢祀孔子宋祖當五代干戈之後而崇儒重學所以兩朝儒林道學之盛獨有千古而享國亦賴此得久長也可不爲萬世法與南宋慶元黨禁目程朱之學爲僞學而禁之元起北方於其時反崇尚周

程五子興亡之象昭矣

太祖幸武成王廟歴觀圖壁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大哉王言愚案名臣功臣循吏之祀其功及於一時則一時祀之其功及於萬世則萬世祀之功雖不及於萬世而其所行可爲法於後世亦萬世祀之如白起之類固不足道卽凡歴代名臣功臣第於當時有功而德澤並不流於後世者皆可廢其祀此可爲攷正祀典者告也

宋將伐蜀太祖以地圖示劉光義曰夔州有鎖江我軍至此愼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卻卽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光義用其計遂

克夔州宋師次於益光蜀人退保劍門劍門天險也王全斌聞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至淸强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史進德趨來蘇而自帥大兵前進進德至來蘇次淸强蜀將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重兵屯漢源以待全斌未至漢源進德已克劍門遂下蜀此皆用兵法也凡守險者必須防閒道不可但守險凡攻險者必須襲閒道不可但攻險自古行兵未有不用閒出奇而徒以擁衆直進者今人用兵但知擁衆硬抵而已愚民笑爲門板陣豈不可歎

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初爲世宗平淮甸載書數千卷以歸世宗曰卿爲朕作將帥闢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以書爲太祖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所以聚書欲廣見聞增智慮也又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每勸趙普讀書此皆可爲用將相之法後世宰相雖是讀書人只是讀科舉浮華博雜之書而不讀明體達用之書將帥則讀書者鮮矣愚謂凡天下武官必定制令其延一師儒每日操兵之外即爲講解四書以及歷代名臣傳與武備兵書即用兵之時凡大帥必開幕府招賢能智力之士朝廷必命一知古今達事變之儒官爲參謀日爲談論古今地勢軍情用兵之方練

士之法與古功名節義之士以感其心開其智廣其謀如此則才將必多矣范文正公勸狄武襄讀春秋左氏傳武襄卒爲名將可法哉

呂氏中曰創業之初人言貪可使也詐可使也苟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知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道也太祖平蜀之功賞曹彬而責王全斌任沈義倫而責王仁贍蓋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贖其貪酷之罪愛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愚案後世用兵所以不能成功者只是賞罰不明又或賞重罰輕賞重則不知感罰輕則不知懼若太祖可爲萬世法矣

凡圍城之法必遏其援師之路太祖伐太原築長城圍之時北漢主恃遼爲援太祖命何繼筠逆遼師於陽曲敗之斬首數千以所獲遼俘示於城下城中由是喪氣近世攻城者但聚於一二門其他聽其出入自便援師運道往來不絶此所以常擁數萬之衆數年之久而不能破一賊也

太祖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召見便殿令講乾卦問以治世養身之術此可爲萬世法夫德行才學之士科舉一途必不能盡之而學校之官侍講之職尤宜極天下賢才之選下以興學養士上以輔導主德而第於科舉進身之中求之其畜德恬退負士林之望者無由

上用此大弊也太祖徵昭素其後加程子尹和靖之輩皆得上聞宋世之士多廉退而講學之風不絕者太祖倡之也

太祖用人之道蓋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盡其職劉溫叟重厚方正清介名節任中丞十二年趙中令相十一年郭進守西山二十年李漢超守關南十七年皆久任而成功也愚案此可爲萬世法然其要尤在先擇之精既久任而又時考察其績則無弊

太祖見永寧公主衣貼綉鋪翠襦禁之曰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

生浸廣汝生長富貴當思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誠仁人之言也可爲萬世天下法矣又嘗曰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則天下之人何仰哉噫使人主世守此言雖萬世無改革之事可已

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鎭之權以安天下而其心術則邪貪官貪利不知君臣之大義太祖惡其專罷相節度河陽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閒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封其表藏諸宮中此即普之機警姦邪也彼因太祖不用故先

上此表以自結於太宗而以顧命之言要太祖太祖全不疑手封此表藏於宮中仁孝之至誠實無欺洵三代下不可多得者也

呂氏中曰漢高帝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因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殺諸將之心矣曹彬平江南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靳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所以終太祖之世無叛將也愚謂不但此也賞太重則人欲念已足遂不復求成功矣近日之弊是也

太祖之仁軼於三代以後諸開國之君削平諸國必先

以書招之不聽而後用兵唯恐妄殺一士卒民庶凡降王皆保其終未嘗妄戮一人令州縣長吏勸課農桑諸州決大辟必令錄案奏聞付刑部覆視之又命諸州獄吏恤繫囚五日一檢視灑埽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卽時決遣歲以爲常此其所爲享國久長可爲萬世法也

太祖雖愼刑然贓吏棄市未嘗容貰又曰朕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後世以姑息爲寬者又當以此爲法

太祖仁孝豁達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嘗言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見道之言也御

座殿上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嘗謂宰相薛居正曰古之爲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意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非曾不愧恥豈若不爲之而使下無間哉斯言尤得人君之本故不但推赤心以馭羣下成底定之功而宋世儒者心性理義之學已於此開其漸矣豈非賢哉

太祖崩時燭影斧聲之疑雖難定太宗之罪然太祖崩後不踰年而改元廷美德昭不得其死宋后不成喪則燭影之事未見非眞也不然何後來天性之薄如此以上

太祖

使於四方能專對才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節也國家與鄰國往來擇使最要非有才有節者當其任剛則必至啓兵爭柔則必至招恥辱太宗時辛仲甫如遼遼主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眞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才何可勝數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厚禮遣還太宗稱其不辱君命厥後孔道輔富鄭公洪忠宣朱弁之類皆能亢節不屈仲甫倡之也究竟有不辱君命之節而後能有專對之才有專對之才而後有不辱君命之節後世使臣才節雙乏所以取辱於外夷也

太宗伐北漢漢恃遼師太宗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

部署以斷燕薊援師郭進敗遼師於石馬嶺太原遂下此要著也攻城圍賊者不可不知

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宋至太宗朝既定北漢李繼捧又歸銀夏綏宥之地疆土幾復漢唐之舊又以疑致德昭死貶秦王廷美於房州內安外寧太平極矣而遼人絕好李繼遷入于地斥澤以畔西北邊患即生於此時以至於二三百年坐此失國盛之極即衰之始所以易道傾否之初必先以保泰之道於大有之後而繼以謙君子觀盈虛消長天理之循環而善持之所以無大過也

國家與敵國只宜以信義相處以兵士自防不可貪土

地以開邊釁遼與宋世好無事兵爭太宗伐北漢之後土宇既一只當選精兵良將固守邊地勿棄土勿生事而帝與宰相一意以安天下爲務勤思息民教士之方遠圖制治保邦之策與遼仍通使如故雖燕雲之地未復究竟棄之已久本非我物惟一味脩德懷遠勤政愛民民氣既完或遼人有釁可乘再取之可也太宗不能持盈保泰乘勝欲取遼地喪師開釁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以至遼日强而宋反弱非道也

太宗勤于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常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每暇日則問呂文仲以經義王著以筆法葛湍以字學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又嘗語

王顥曰卿典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于面牆竊謂太宗可謂好學矣惜當時羣臣不能以聖王治世之大經聖賢大學之道爲之講明也竊謂後世君上所日不能去之書孝經四書尚書大學衍義通鑑綱目而宰相以下所日不能去者此五書而外加以歷代名臣循吏傳文獻通考其他明體達用之書亦宜研窮而究以此六書爲主若太宗之所好者仍是泛濫無本之學也其命王顥所讀者非爲政之大本大用也

陳希夷先生見周世宗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後見太宗宋琪等問玄默

脩養之道對曰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勤行修煉無出于此此誠知道之言也故凡以方術進者皆邪說左道爲君國之害者也不可不愼希夷此言若早知有王欽若等之禍矣

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才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布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此可爲法後世認保舉者爲師所保舉之人爲門生感私恩而忘公義失臣道也

太宗每命相必諭其舉賢能明賞罰弭愛憎無面從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雖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

俾協於道斷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此可爲萬世
法
太祖時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用者以聞
所以宋代多經濟之士太宗賜終南隱士陳摶號希夷
先生徵終南隱士种放不至眞宗又賜杭州隱士林逋
粟帛所以宋代多廉退之士一代之士風全在上之人
樹之風聲也
王繼恩討蜀寇有功中書欲除爲宣徽使帝曰朕讀前
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
以他官此言可爲萬世法寇萊公謂太宗曰陛下爲天
下立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

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此言亦可爲萬世法太宗謂參知政事李昌齡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公議臨之此言亦可爲萬世法

凡朝廷命將必假以重權不必事事請命將帥之至必有先聲奪人乃可成功太宗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行事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剽掠恣橫餘寇勢復張大詠至以言激正等仍盛具餞之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當直抵賊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此可法也

契丹薄代州城張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

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得密旨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州齊賢曰敵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也乃閉美使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幷師至而北走齊賢先伏兵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宮使二人斬首萬數此所謂因計就計也張疑設伏轉敗以爲功近世大將常擁衆以待援師援師不至頓兵不戰以致爲賊看破或敗或潰是全不知用少用虛之法盡兵法有時兵少卽當善用其少有時勢虛卽當善用其虛若一味要多要實焉得有如許之兵也

人必有器量從容厚重乃足以任重而道遠如呂蒙正

爲相受命選才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呂端當太宗宴駕眞宗未即位時王繼恩欲別立君端給繼恩使入書閣遂鎖之而使人守之亟入宮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此皆何等從容厚重所以能當大事也以上太宗

呂氏中曰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甯以後之小人易知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

國者嚴刑也聚斂也用兵也而欽若始則請錮逋負釋係囚丁謂始則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已愚案小人之心大抵揣時度勢眞宗初衆正盈朝故二人亦習爲正論以迎合時局故使朝廷君德眞明智君子多任位則小人亦可化而爲君子非眞化也趨時局也然其才亦自有補於天下若君德稍有昏蔽君子之勢不能敵則小人始以迎合時局進用者終必至惑君蔽賢大反時局而爲害矣故朝廷以輔養君德爲主君德眞明小人焉能蔽哉二人爲姦亦由呂蒙正李沆田錫畢士安等俱死君

子漸少故也
李沆為相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守成之主之大法也蓋小人好生事貪功逐利即才士亦然守成之時以奉祖宗成法安民不擾為上不可無故生事以開擾民之端至於開創中興之時則又不然當旁求奇才異能興事立功之人始足以當其任若一味用老成之人恐多庸碌敷衍又不足以開治而立功也
眞宗時樞副楊礪卒帝謂侍臣曰礪介直清苦何遽亡也即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為步進敬禮大臣如此萬世之法也
宋自太祖太宗俱重學校尊崇孔子推恩孔子之後至

眞宗又詔賜九經於州縣學及聚徒講誦之所追封孔子及弟子王公侯伯詔州城作孔子廟此宋世所以多醇儒也可爲萬世法

曹彬臨卒對眞宗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陳恕爲三司使不肯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李沆爲相嘗以西北用兵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甯謐朝廷未必無事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此皆得持盈保泰之道爲憂深遠慮之謀相守成

之主當以此爲法
宋之邊事太宗時不宜開釁以竭中國之力至眞宗時契丹大舉入寇此其屈在契丹澶淵之役敵氣已懾宜用寇準之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曰如此可保百年無事向使太宗時專以安邊息民通好爲主元氣旣足而此時契丹之內侵以中國之全力用寇準之奇謀則後來焉有靖康之禍哉西夏之事李繼遷兵衆日盛有圖朔方之志楊億李流以爲繼遷不死靈州必非朝廷所有不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然後以計困之當時輔臣與帝不從城果陷此識時務之言也

蓋用兵有時當挫賊鋒若度不能挫則當避其鋒畜吾之力以俟其鋒稍頓一朝大挫之其後數年李繼遷死于德明嗣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及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不意擒之此亦識時之言也帝不從而撫之西北邊患自此少息眞宗培養國脈之功誠大矣然於深謀遠慮之道未盡所以開後來懦弱之患亦自眞宗始雖然此猶非本計也宋之亂開於神宗哲宗徽宗雖眞宗平遼夏而三君所爲用人行政天下亦烏有不亂之理故欲守天下者總以正君心去小人用賢才爲本務也

宋之相如呂蒙正李沆俱有大度輔養君德整肅朝廷而才皆不及寇準澶淵之役非準莫由濟也然其度與德又不及呂李諸公自澶淵還頗自矜其功已自矜則不能杜君之侈心矣使寇公回時以和戎爲不足而並以外甯必有內憂之言時爲帝陳之且以講和納幣究非善策當務養民練兵以防不測脩德立政以懷遠人則眞宗之心可不侈而小人之讒亦無由而入乃不能然此所謂不學無術也至于屢薦丁謂亦由以才爲重而不知尚德之故然取才爲國究爲君子之過也

陳恕爲三司使不以錢穀上聞丁謂上景德會計錄卽此可見君子小人之分矣

王旦之不諫天書祥瑞氣不足也亦患得患失之心不能盡去耳使李沆等在必不若此孫奭雖能言惜其官小不足以制權姦耳

寇公言辭敏妙動中機宜如太宗立太子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不懌謂準曰人心遽歸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王欽若相忌準以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何等敏妙得體

王旦不可謂非社稷臣如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王旦曰此探朝廷意耳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於歲

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大慚夏州饑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王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曰朝廷有人遂止此皆可謂制勝於廟堂也

寇公數短王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慚謝準罷託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

情也準憾之已而除使相準見上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如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此其德量深宏寬厚眞可爲法準亦能如此必可與之同在相位而小人之勢亦孤矣惜乎褊量悻直不得安於朝廷之上也如呂蒙正王旦氣量學者不可不常記于心

人主先入之言不可不愼如孫奭之諫天書諫西祀諫祥瑞帝非不嘉其忠張詠之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乞斬丁謂以謝天下帝非不歎其忠而終不能從者以王欽若先入之言爲之主也所以以大臣格君心爲急

李迪因旱蝗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寬賦斂又言土木

之役過甚故降災以警陛下帝遂停工役罷營造禁貢瑞物督諸路捕蝗果得雨蝗死一言回天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矣而天人相應之理又可於此見之

寇公始稱譽丁謂才得致通顯及準再相謂爲寇拂鬚則謂之爲人邪媚可知矣公於此時宜悔從前之不知而徐以圖之不當譏笑之以啓釁也蓋待小人之道先宜深思遠慮防其得進及既得進則不可遽啓釁使之有以防我而我乃可乘閒而除之從來君子防小人甚疏小人防君子甚密寇公德量不及李沆王旦遠矣

寇公始終是沒涵養如詆王旦笑丁謂後勸帝勿用丁謂輔少主而又以被酒漏言皆是沒涵養求爲使相進

天書以圖召用皆是沒涵養故人不可不知學也凡剛
直坦白氣質多犯此
眞宗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李迪以爲憂一日準
請閒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
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
幼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
輔政此社稷大計也其後準迪雖相繼罷而太子得詔
親政雖皇后裁決於內丁謂用事於外而根本既立終
不得搖王曾又因錢惟演勸后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
子安則劉氏安后深納之根本益固三人可謂社稷臣
矣畢士安王旦之薦寇準以爲方正慷慨有大節知人

哉
太宗之立眞宗眞宗之立仁宗準皆有保護之功二君
待準恩禮之薄而準未嘗以事自明可謂君子人也
小人既得權勢當優容包涵勿急與爭力使之不疑一
旦乘閒抵隙制其死命若悻悻自好急欲一試而先爲
小人所逐矣如丁謂之逐寇公是時事勢已成斷難挽
回王曾一言救之而謂顧之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曾遂
止以言之無益徒見逐耳及山陵之事曾遂乘閒爲太
后言謂包藏禍心故令雷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
大驚而貶之此易道所謂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
而和又此時太后疑之故乘此除之所謂納約自牖遇

主于巷也與小人處一朝不可不知此且是時主少國疑上有太后之專權下有姦臣之擅國而正人君子多去矣所藉以爲重者曾一人耳則亦安可不自重而輕於去國哉始勸太后保護太子而國本固繼奉遺詔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而不肯去權字名分正矣又乘閒去丁謂而使呂夷簡魯宗道得以上聞賢才進矣然後議請帝及太后同垂簾聽政曾誠可謂社稷臣哉又嘗謂帝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臣亦深達治體之言

寇公既貶之後不半載丁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烝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報

僻亟杜門使縱博倿其行既遠乃罷此寇公遭竄之後學問大進涵養之功深矣可法也以上眞宗

王曾以仁宗初即位宜近儒者以孫奭嘗諫天書封祀事命與馮元兼侍講此培養君德之第一著曾可謂知大本矣奭侍講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書無逸爲圖以進亦可謂善輔幼主者

呂氏中曰眞宗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爲最祥符之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拯曹利用丁謂皆小人而欽若之姦邪爲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二賢已不敵時而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敗之不見其

不足相道有關於君德之成敗如此

論事須得大體如仁宗初京師大水有旨放朝同列多先歸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臣等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又如太后問輔臣欲立劉氏七廟衆不敢對魯宗道獨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太后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曰夫死從子道也又如大雨雷震玉清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於獄范雍抗言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此皆論事得大體者可爲後法又如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王曾執不可此亦得大體帝欲率百官朝皇太后於會甯

殿范仲淹上疏言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非所以垂法後世也亦得大體呂夷簡爭舉李宸妃喪亦得大體劉太妃崩遺誥尊太妃楊氏同議國事蔡齊范仲淹執不可以為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豈可使女后相繼稱制邪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亦得大體

呂夷簡於仁宗初親政手疏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亦不得謂無才識者特得失之心重權位之心勝其理義之心故因郭后罷其政而遂主廢后之議以遂一己之忿皆始於貪位一念耳故人不可以不從事於克己之學也

仁宗詔宰相不得進擬臺官以爲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此可爲萬世法

宋初宰相大段以招賢育才爲務無敢公然逐賢士者惟丁謂逐李迪寇準而已呂夷簡爲相乃旣以廢后事逐孔道輔諸諫臣又貶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以戒百官越職言事此宋四朝以來所未有也其後王安石蔡京之以正人爲黨韓侂胄之禁僞學其源皆自夷簡啓之

仲淹論遷都之事以爲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宜居洛陽當漸廣儲畜繕宮室此遠慮也使於仁宗時行之則後來金人之禍或未至若彼

之甚也

仁宗初契丹歲饑流民過界河帝曰皆吾赤子也可大賑救之詔轉運司分送唐鄧襄汝州處以閒田所過州縣給食此誠得安邊懷遠之道然非大仁無畛域之心者不能可以爲法

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晏殊始興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爲師以教生徒凡遭亂之後此其大者當以爲法

仁宗景元元年趙元昊稱帝國號夏遣使奉表猶稱臣其詞有云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愚謂此時當因其稱臣而冊爲夏國之王

許其稱帝於本土而稱臣於天朝又勅邊臣練兵卒實糧餉謹斥堠嚴失地之罪重大將之選內脩外柔無隳邊釁不當詔削元昊官爵屬籍是棄之不為我臣也如此則元昊一寇邊而我直彼曲又有邊備彼亦何能為乎

宋自眞宗時趙德明臣服契丹盟於澶淵無邊患寇亂數十年朝廷專以天書封祀為事兵備不復留意所以元昊入寇兵將多不能支幸而此時有韓范富大才生逢其會而眞仁兩朝仁厚富庶內無失德亂政故能復安不然殆矣所以國家無事之時不可一日忘兵備也凡兵備必先能自守而後能戰攻能戰攻而後能議撫

元昊初反邊備久虛所以多失地也范公知延州大閱州兵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又大興營田聽民互市以通有無又修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定保砦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相踵歸業韓公進攻策范公以爲當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此皆以守爲重蓋士勇邊實乃能制勝否則一戰而敗反無以自守矣任福好水川之敗亦以所統皆非素練之兵又分出趨利是以甚敗也此所以必先自守而後能戰攻也元昊使人議和於延州范公以書諭之令其去帝號以盡臣節報累朝厚待之恩是時宋兵尚未有大創之舉而遽欲撫之所以啓元昊之

侮韓公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原欲奮揚威武以氣奪之不料任福違公節制貪進致敗自是分陝西爲四路而龐籍韓公范公皆一意練兵固守築城要害招懷羌人不趨利不窮追任人無失所向有功於是元昊困弊漸有自愧之意後竟稱臣此所以必能攻戰而後可議撫也後世不修守禦戰攻之具而徒欲議和議撫秖取辱耳

富公以口舌之功能感動契丹和議復成而生民無兵刃之厄眞宋室自來所未有也惜仁宗此時過於仁柔而晏殊又不爲長久之計竟許納字此卽後來稱臣於金之漸也蓋當全盛之時尚且退懦又何怪後世退懦

也

富公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公辭又除翰林公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爭故忍死耳敢受爵乎此眞大臣之度可爲萬世法辭爵不自足一事雖寇公不及矣

宋仁宗仁厚有餘而剛毅不足慶歷初契丹復修好而元昊亦上書請和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杜衍富弼同時登用歐陽修蔡襄余靖王素並爲諫官衆正盈朝眞千載一時之會也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時

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陳其所欲爲者范公退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天子方信向仲淹悉用之富公見帝曰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又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韓琦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又陳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請

繕甲勵兵營修洛邑密定討伐之計此皆社稷大計也蓋宋之賢相太宗眞宗仁宗三朝最多然如呂蒙正李沆王旦諸公皆休養元氣之相而奮發有爲皆不足寇準才最大而規模未能宏遠呂夷簡雖有才而心術不正大自宋初以來才之大度之遠未有如范公韓公者也使於此時專任之不爲異說所惑規模大定國勢必更一大振卽後來神宗之時王安石改易制度之說亦無自而入安石欲改立法度亦前數代之君臣漸積頹懦而致然也惜乎仁宗仁厚有餘而剛毅不如神宗旋用而旋廢蔡襄所謂既得良醫必信任不疑則不徒愈病而壽民醫雖良術不能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

難責效誠中仁宗之病也神宗雖剛毅有爲而又不知人信任安石眞自古所未有而惜乎安石非濟世之才改易法度致大傷國脈宋以此敗可惜也

韓范雖得君而不能專行國政而不久者以所欲爲皆義也安石得君專行政久者以其所爲皆利也利之易以動人如此

仁宗詔天下州縣立學取胡瑗經義治事敦實學法著令以教天下自此以後天下士漸知實用而理學亦由此而興一埽唐以後浮末之弊厥功大矣

宋初大臣無讒害忠良者至丁謂始竄李迪寇準然是時寇公功已成於天下尚無大害至韓范富歐杜五賢

在朝上有聖主以此諸賢爲君子領袖興事立法格君
進賢眞可開後來無窮之利乃夏竦詭計去之使至治
不成失此一好機會其罪甚於丁謂遠矣
石介慶歷聖德詩不當作葢小人既罷而必作詩指爲
大姦則小人復用未有不興黨禍者也孔子曰人而不
仁疾之已甚亂也書曰無忿疾于頑是不可不戒
史謂范公更張無漸規模闊大亦誠有之孟子曰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惟能格君心之非觀
范公所奏皆是在用人行政上經心而於格心之事未
講是又不及明道伊川朱子之規模也
杜衍富弼范仲淹罷韓琦上疏以爲近日臣僚多務攻

擊忠良取快私忿非國家之福亦以此事前此尚未有也宋之風氣至此一變矣

富鄭公之救青州災與趙清獻之救越州災皆可爲萬世法有官守者不可不知

宋初賢相不過能薦舉人才耳至范文正獨能成就人才如勸張橫渠讀中庸卒成大儒成就孫明復爲春秋經學勸狄青讀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由是成名將此皆可爲萬世法

行軍第一在賞罰嚴明狄青奉命討儂智高廣西鈐轄陳曙違令敗績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數以敗亡狀斬之諸將股栗無不用命是以成功此

近來對證藥也行軍當攻其不備或賊防之甚密則當外示疏虞以懈其防然後一鼓而進則賊措手不及矣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賊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明日青整軍馳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賊既失險悉出逆戰賈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張玉突出陣前而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出賊後大敗之神速出奇可爲近日將士對證之藥

青破智高按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甯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此眞賢將之用心可爲萬世法青爲人愼密寡言計

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未嘗專賞蔽下故人皆樂爲之死此皆可法

貴妃張氏薨仁宗追册爲皇后孫沔數言於禮不可遂求罷此得大體

趙抃爲侍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有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此言可爲萬世法

范鎭言朝廷待大臣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可爲世法

寇準於太宗眞宗二朝俱請早定太子范鎭司馬光於

仁宗朝亦請早擇宗室之賢者以繫人心皆社稷大計也蓋儲位一定則一旦有變宦官小人皆不能生內亂矣然寇公所處猶易而范公司馬所言更難可謂社稷臣也

趙公言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凡爲宰相御史者不可不知此意唐介之訐文彥博雖可謂直臣然彥博立朝寬厚淸正介必以數年前風聞之事訐之設帝聽而罷之豈不去一賢乎此不知大體也若彥博引咎拜謝後又請召介知諫院此眞宰相之度亦眞宰相之道也

王拱辰借蘇舜欽之伎樂娛賓王益柔之作傲歌諷御

史舉劾其事欲因是以傾杜衍此誠邪心蠹國之人然舜欽等慷慨有大志而不謹小節陷於輕浮之失此種名士積習亦不可不戒士先器識務爲明體達用之學則無此弊若徒尚才使氣未有不敗者也

包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爲政務寬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假辭色以說人平生無私書此皆可爲世法以剛毅嫉惡之人而又能寬厚忠恕尤足法也

杜衍遺疏曰無以稍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嗣以安人心此皆社稷大計識時之要務而亦可爲後世法也

宋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富弼獨固請終喪以爲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此可爲萬世法

至和元年司天言六月朔日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稱賀司馬光言日之所照遠雲之所蔽近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天戒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不精非所以爲賀也此眞得大體

范文正公規模廣大光明司馬溫公規模亦正大篤實其上殿三劄子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敎化修德政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

人君之明也武非强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强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亡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能否而居重職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當敎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者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勿加

寬貸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一曰保業在去驕惰之情二曰惜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國家隆盛之時當戒懼彌甚三曰遠謀當及無菑害之時求賢于隱微修敕其政治四曰謹微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儌倖之塗附耳屛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之初甚微而日滋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五曰務實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主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姧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

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求雖文之甚美無益也帝皆深納之此其規模不亞范公而於君德根本上似更切實向使范公及溫公得相繼爲相數十年則焉有靖康之禍哉惜乎仁宗未能重用也後來神宗卽位光又以君德御臣之言進曰平生所學惟在是矣眞大臣也

仁宗立宗室爲皇子中書詔翰林學士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請對進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始退而草詔此等從容愼重眞得大體宜乎歐公稱爲眞學士也

仁宗之傳位於英宗英宗之辭讓篤孝范鎮司馬光韓琦之直言無忌眞可謂君明臣良父慈子孝三代後不可多見也

仁宗天性至仁大辟疑必讞上所活歲以千計嘗云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刑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爲例可不忍一息之饑而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箸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麗職貢踈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卒寢兵京師疫大醫進方內出犀角二一通天犀也或請留供服御帝曰朕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

蘇轍制策言過直或請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謂何又好學崇儒扶植斯道經筵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詔州縣皆立學以孫復石介胡瑗爲國子直講於戴記中表章大學中庸以風勵儒臣嘗賜王堯臣呂臻是已開四書之端矣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盛呂氏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强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眞宗培之至仁宗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畜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以至誠待夷狄此蘇文忠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眞可爲萬

世法矣當時遺制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嗚呼此豈三代後可多得哉蓋漢文帝後一人而已

韓公歐陽公呂晦劉敞之調和兩宮在太后前勸以慈在帝前勸以孝卒能感動嫌疑俱釋可爲萬世法而歐公韓公辭命亦眞得體以上仁宗

韓公旣調和兩宮又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琦卽稱賛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卽厲聲命鑾儀司撤簾旣落猶於御屛後見太后衣也大臣舉動卓越從容達機權之

變如此呂氏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一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辨天下之事韓公不動聲色垂紳搢笏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蓋自慶曆嘉祐以來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與

覲英宗帝位已定而內侍任守忠猶交搆兩宮覬覦廢立以邀大利可見當時若無范鎮司馬公韓公建儲之請天下豈有不變者乎太后既撤簾韓公一日出空頭勅一道歐陽公已僉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

有說旣而韓公坐政事堂召守忠立簾下責斬州取空頭勅塡與之卽日押行琦以爲少緩則生變也中外感快此與王曾之去丁謂同一機智卻更正大

韓公於定策口不言功眞可爲法文彥博亦不受功是皆眞君子也

濮議自當以司馬公王珪范鎭呂晦諸人之論爲是韓公歐陽皆誤而固執不肯爲諸公之說所移是亦二人之過也胡氏謂其始於講學不明終於執以私意可勝惜哉

司馬公奏修通鑑後世人君皆不可不讀也眞有益治道之書惟以魏爲正統是大錯

英宗有疾韓公入請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卽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言曰必潁王也適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此皆處得精密可爲後法

英宗以明哲之資應繼統之命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出羣臣意表優禮大臣愛民好儒使非以疾不得其壽久居天位吾知王安石未必大用而宋之賢臣必不至盡棄祖宗法度必不至大改斯民之元氣必不至大傷英宗之崩是宋運之一大轉關也可勝歎哉

神宗初立卽欲用安石吳奎對曰安石護前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韓公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足眞知人也使神宗信之不疑何至有紛更之禍

韓公爲相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其所建請唯顧義之所在無適莫心是萬世法也以上英宗

柏堂讀書筆記

桐城方宗誠述

讀宋鑑論中

孔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蓋孟獻子賢大夫其所用之臣與政必皆有益於國者而擅改之其害必多宋自太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五朝培養仁宗之世人才尤多韓范富歐陽俱建大功致太平而司馬公首言君德三事曰仁曰明曰武御臣三事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以爲此心術之要治國之要使神宗有大有爲之志而一味起用老臣其餘新進之士皆以此數人之言爲用舍則豈不

盛哉而奈何初立卽欲重安石而於此諸老皆不留意也厭故喜新好大喜功所以喪百餘年之元氣者在此一念也

英宗初立災異至眾神宗元年正月朔日食京師地震蓋卽安石亂政之兆矣其後徽宗元年災異尤眾任伯雨以爲夷狄竊發之證凡事未發天先示象以警之所以爲仁愛也

安石初進卽上理財之說此其所以得志於神宗神宗所以任之不疑者此也時南郊執政以旱傷國用不足乞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善

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司馬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卽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言實中其病神宗雖是光言然用安石之意甚篤利之中於人心也於此

富公自汝州入覲帝訪以治道公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動所係禍福不細後因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弼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君不畏天何事不爲此必姦人欲進

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以明其決不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察辨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深燭其非無使有悔富公此言可謂能格君心之非而洞見小人之瘢結惜乎神宗之不能用也

安石首以理財之說進以說君心繼以災異皆天數以安君心繼又以人才難得亦難知當不爲異端所惑之說以要結君心人謂安石不姦吾不信也

安石本以學術之誤壞其心術心術之誤壞及治術又以自己學術之誤引壞神宗之心術以心術之誤遂壞數代祖宗仁厚之治術其言曰陛下當法堯舜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說亦美矣然彼所行者莫非至煩至迂至難之事其言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說亦美矣然大學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長國家而務財用菑害並至之說且不知也其言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急務說亦美矣然古之變風俗者必變澆漓爲仁厚乃今欲變仁厚爲澆漓古之立法度者必立富民教民之法以固人心今乃專立損下益上之法以剝元氣其以周官爲政說亦美矣然周官

所立規模廣大纖悉具舉而彼乃但取修泉府一條以收利權眞所謂假經術以文其姦言者也李常謂安石傅會經義何異王莽佷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陳襄疏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為利皆深知安石者也安石友劉恕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不應以利為先眞切中治道之言而安石遂與之絕飾非拒諫如此孟子言夫苟不好善一節直若親見安石之為人而對鍼為之說者知人原難安石文行甚高又以經術論世務仁宗朝屢召不起名重士林及召見開口以堯舜望君以變風俗為務神宗之不能知無怪也然當時老成賢士在仁宗

英宗兩朝建立大功者其言必有閱歷必通時務皆以爲不可用則安石之不可大用亦明矣然而諸大臣之言不得入而安石之言得入者何也神宗之心有輕祖宗之心彼以眞宗仁宗所爲皆近柔懦故以兩朝老臣皆不足與立大事而安石適爲法堯舜制法度之言故宜其有合也

宋至神宗時太平既久法度傾頹者固亦有之神宗與安石欲立法度亦非不美但爲政先以用賢納諫爲主以合人情通時務爲歸今乃是已者用非已者逐舉老成君子直言敢諫之正士而一空之是爲治之大本既失何以法度爲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

政息爲政在人人不能知法度何益
安石之罪較丁謂呂夷簡更大丁謂不過害一寇公耳
呂夷簡雖嘗出范公旋復用之不憚改過安石引君心
於利一罪也立法以剝民二罪也狷狹少容盡逐朝之
君子三罪也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爲朝廷養
成小人之黨四罪也開刻薄之風開拒諫之風開去賢
之風開小人無忌憚之風迄於宋亡其蠹政小人皆由
安石始五大罪也呂誨謂其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示
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說其才
辨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羣邪
彙進賢者盡去皆由是生臣觀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

務改作立異文言飾非誤蒼生者此人也眞可謂知人哉宜司馬公歎其先見不可及也

呂公著言於帝曰唯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爲邪說所亂矣三語切中神宗之病

程明道先生爲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使有恥有勸在縣三年民愛如父母此可爲州縣令萬世

之法

神宗時賢相才甚多孫固薦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富弼薦文彥博愚謂德器規模最大者莫如程明道先生而老臣中莫如富韓當時若以此諸人爲相而如范純仁呂晦蘇氏兄弟張子兄弟伊川先生諸人爲講官爲御史或爲太學師天下豈不大治惜乎神宗有大志而不能知人安石有大權而不能進賢使祖宗百餘年培養之人才盡置閒散可歎也

司馬光之諫用呂惠卿帝曰惠卿明辨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皆切中要害後世用人者不可不知富弼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

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此言若洞見後來之禍有國者不可不知

明道先生爲御史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輕天下士此可爲萬世人君之法亦可爲百世御史之法

范純仁劾安石沮新法帝悉不付外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明道先生言弗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韓公乞罷新法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

不意乃害民如此論執政罷青苗法安石遂稱疾不出以要君司馬光論守法之善與青苗之害帝欲大用光而安石以爲光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又稱疾不出以要君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安石謂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足今取財不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帝憂久旱欲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謂水旱常數不足貽聖慮蘇軾謂帝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大銳願鎭以安靜帝竦然曰當熟思之劉摯極言新法安石欲竄之嶺外帝不許詔貶謫嘗因安石有所建白帝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由此觀之當日神宗尚有仁厚之心敬賢愛才之

意而安石固執不移人言其不姦吾不信也范鎮言陛
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
臣用殘民之術誠中要害之旨
韓公論富國之道以爲陛下勵精圖治君但躬行節儉
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以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
以致遠邇之疑司馬公論守法之道以爲使三代之君
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
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
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又言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
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又嘗言有治人無治法此言皆可
爲萬世法司馬公辭樞使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

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
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
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
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
忠誠之言千載下猶令人感動
青苗法行呂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
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
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
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肯乎深切如此而
安石不聽吾故以爲姦也
國家之夫小人須乘機如王曾之除丁謂是也韓公論

新法不便帝悟命執政罷青苗法安石遂稱疾不出會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君子也當乘此機罷之並疏論安石每移疾以要君挾其心術之姦而勸上因而罷之以用韓公司馬公豈不甚善乃獨以爲新法害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由是連日不決及安石出而持之益堅抃始大悔上疏求罷抃之意蓋謂不矣安石出而罷之則安石出必更決裂不知事當乘機此時上奉詔旨乘帝之疑下安人心改法之弊則安石之權漸去矣此機一失安石以爲人皆畏之故既出而持之益堅也明道先生諫安石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此言可爲萬世法也安石雖愧屈而不能用惜哉

明道先生疏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況於措置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防正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此不但洞切時務實可爲萬世君人宰輔之法

王安石之進也始於曾公亮呂惠卿之進亦始於公亮公亮始欲結黨以排韓琦亦不知二人之禍至此也只一點私心遂釀成大亂公亮可逃其罪邪

司馬公嘗言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

自為賢人君苟以為然則邦家之覆也誠不難矣其言雖指呂惠卿實萬世戒也

范鎮謝致仕表有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此雖切神宗而發實萬世君人者之法也蘇軾賀其致仕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如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此眞忠臣之用心可為後世臣子之法也蘇公之賀所以為名士與

司馬公乞致仕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晦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

勇決不如范鎭推賢薦能如此而安石之妬賢嫉能是已非人如彼觀人者即此一事思之賢姦立辨矣
君相之道莫大於敬天勤民法祖三者安石以天變爲不足畏祖宗爲不足法人言爲不足恤何其無忌憚至此也君相之道莫大於進賢去不肖安石以司馬光所言爲盡害政之言所與爲盡害政之人以歐陽修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如李定之匿喪不孝而反重用之罷御史陳薦舍人宋敏求李大臨蘇頌諫院胡宗愈其偏執昏昧如此眞姦臣也
楊繪上疏曰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如范鎭呂晦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王陶或求去或致仕或引疾或求散

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此言實得當時切實之病劉摯
上疏言陛下有勸農之志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
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言愛君憂國之言者皆無容於
其閒今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
此以彼爲亂常此風寖盛漢唐黨禍必起矣又言安石
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
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愛國者謂之爲流俗敗常害民
者謂之爲通變此皆切中其本根之病可爲君相之戒
安石自以爲通經術如秦誓一个臣亾一節且不能知安
有經術邪
呂晦以疾喻政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

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非祇憚跋盭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眞先見之言也

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靑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靑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强之哉東坡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此可爲法

帝謂宰執曰本朝祖宗皆愛天物不肯橫費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安石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爲過當守財之說非天下正理此等邪說比公孫宏人主患不廣大之語

其曲學阿世殆尤過之安有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而
猶得爲堯舜之政也
文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
靜重爲先陛下勵精圖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
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耳今市易
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有傷國體衣冠之家罔利於市
淸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爲物議
所非者乎此言可爲萬世法也
鄭俠之繪流民圖韓維之因天災極言靑苗開邊之害
帝感悟詔罷新法人情大說卽日大雨天意人心亦可
知矣而安石上章求去治俠擅發馬遞之罪呂惠卿鄧

縉泣言於上仍復新法人謂安石不姦吾不信也
安石弟安國謂安石知人不明聚歛太急亦中其病
神宗之偏任安石在於以祖宗所爲爲不足以韓富歐
司馬所爲皆不足任大事觀其論漢文帝以爲恨其才
不能立法更制意正指眞仁英數帝也王安國曰文帝
定變故俄傾呼吸閒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
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
加有才一等矣亦暗指眞仁數帝也又曰王猛教符堅
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今世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
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此皆切中之言太后嘗
乘閒語帝安石亂天下帝曰羣臣唯安石爲國家當事

此可見其以韓富司馬諸公皆不足有爲也只此一點念頭橫在胸中所以偏信到底也

遼使來言疆事韓公奏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臣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富强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夫欲攘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搖衆心離怨此爲陛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以釋其疑益養民力選賢任能疏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說服邊備

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夙憤矣此誠內修外攘之善策帝雖善之而不能行安石乃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割地畀遼詔於分水嶺爲界東西去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其才之無能爲如此而帝信之眞不可解

帝以久旱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怨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安石曰臣未之聞也其欺上如此有星孛於軫帝避殿減膳安石疏言星工所傳占書乃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

知望以臣言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幷祁寒暑雨之怨而亦無邪安石不説退而不出統觀安石本末始也屢詔不起以致人主之敬繼開財利之説以媚人主之心繼沮抑羣言斥退君子以專朝廷之政繼言天災不足畏民怨不足恤以杜人主之疑至於爲子雱圖謀講官與呂惠卿爭權則平日屢詔不起稱病不出之作僞作姦敗露盡出矣若安石者眞小人而無忌憚也

呂氏中曰神宗之於安石直以衆論爲流俗以舊制爲弊法以民怨爲常情皆勉强從之而天變常數之論安石竟不能惑故令州縣不得奏災傷以蔽聰明而旱彗

又不可掩遂託言交阯以解之雖不明言天命不足畏而微意可覩矣自紹聖至政宣姦臣誤國之論盡出於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說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祥瑞輒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爲瑞雷三月之雪指爲瑞雪其視天變若童穉之可侮痛哉

陳襄爲仙居縣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富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民多化焉及改河陽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此可

爲牧令萬世之法

襄爲御史疏請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遷直學士院帝訪人才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程子張子等三十三人以對所論皆關國計之大者可爲諫官侍從之法安石惡而逐之其妒賢害能如此

國家生財有大道安石立法取財至鬻祠廟錢雖閼伯微子廟張巡許遠雙廟亦在鬻中瑣瑣如此可歎也豈非衰敗之兆乎

新法行吏窘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邵雍門生故舊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

嚴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此言可爲居亂世隨事盡心之法

張横渠先生爲雲巖令以敦本美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之意此亦可爲牧令之法

安石見帝卽曰陛下當法堯舜王安國亦曰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張載見帝亦曰爲政不法三代皆苟道也所言同而實異安國所言堯舜三代謂不行刻薄聚斂之政也載所言堯舜者謂敦本善俗知禮成性之政教也安石所言堯舜者則取利之新法也然安石之言易

入而安國與載之言不易入者則義與利之分也利之壞人心也葢如此

呂公著在翰林與帝言堯舜之道曰堯舜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又曰唐太宗所以成王業以其能屈己從諫也又曰願陛下親正士拒王人必有忍以濟事功推內恕以及人物於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皆能對君之病以立言亦可謂能格君心者惜乎帝能善之而不能用之也

安石始言爲政以變風俗爲先而不恤人言遂釀成天下爲無忌憚無廉恥之風俗如鄧綰曰笑罵人自笑罵好官我自爲之如蔡確累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

交口咄駡而確自以爲得計是皆不恤人言之害也
帝嘗有意于燕薊與大臣定議而白其事於太后太后
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
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至重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
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可見帝未
嘗無天性未嘗不受諫無奈大臣之蔽之也即如王珪
舉蘇軾檜詩以爲誹謗帝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大
度如此一聞張方平請罷鬻祠廟錢即批牘尾曰慢神
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賣非不受諫也
直爲王安石蔡確呂惠卿所蔽耳
王安禮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此語可爲後

世法
孫固諫用李憲曰伐國大事也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又曰五路進師而實無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此皆可爲萬世法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神宗於安石所爲亦嘗厭之於新法亦嘗欲罷之於韓富諸公亦知敬禮不衰蒲宗孟曰人才半爲司馬光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唯見此人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爲容又以詩送文彥博其明如此而奈何不能斷而去之斷而用之也

夏人幽其主秉常詔五路以師討之种諤李憲言此千載一時機會也亦似有理但此時朝政紛更海內騷動民心愁苦士氣凋喪內不安欲外攘人才兵力糧餉俱不足而欲竭中國以伐四夷豈非自困之道乎神宗不信孫固王安禮之言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至此而後帝臨朝慟哭爲之不食亦何益乎安石改新法而效如此种諤開邊釁而效如此後世好大喜功者可以戒矣

王安禮言徐禧志大才疏必誤國事此可爲萬世觀人之法

神宗慶封太祖後爲安定郡王此一事高出眞仁英三

帝也哲宗初以顏孟配享亦其卓越前古處
宋自太祖以來興學重士尊道崇聖以仁厚禮義化天
下故養成人才至神宗時極盛神宗雖誤於安石而重
道興學之心未替故當時人才雖不見用而著書立說
多爲萬世法如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張子之西銘正
蒙邵子之皇極經世二程之全書司馬溫公之通鑑歐
陽曾子固蘇軾之文章皆於此時發之蓋陽氣剝於上
而復於下固天道之自然也自此講學之風不絕義理
之說日明歷哲宗以至南宋之終君昏相庸姦臣不絕
於世而全賴講義理數君子維持撐柱以留二百年之
國脉是亦天之所以報太祖仁宗諸君興學之功也向

使神宗不惑於安石舉諸賢而大用之使道教大明宋之天下豈有涯哉以上神宗

神宗崩太子立太皇太后臨朝同聽政下詔曰先帝臨御十有七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宣布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於是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廷工技罷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罷造軍器工匠罷成都府利路買馬罷京東西泗州物貨場罷市易抵當汴河隄河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賃地出限罰錢罷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罷錢糧提舉保甲官罷方

田罷鄜延團將罷增置鑄錢十四監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于太后乞復太后從父高遵裕官太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自是驚悸馴至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討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卽此可爲聖后矣惜乎神宗時不能從其言也

太后問司馬光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此眞是救時之才也蓋言路開方知新法之弊方知人才之抑朝廷姦臣方不能欺主草野下情方可以上達此要務也又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此皆

可爲萬世法

呂公著被召入對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此眞可爲萬世法也太后以爲尙書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公同心輔政凡欲革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歡笑鼓舞稱便矣使得早用之則天下何有亂哉

明道先生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安石此君子自反自咎之詞爲君子者不可不存此意孔子所以與上大夫言誾誾如孟子所以惡小丈夫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也然此在君子自反則可而後之論者

乃以此咎諸君子而反使小人有以藉口則又非正論矣

宋世國祚之長以仁厚而委靡不振姦邪得容亦以仁厚太過元祐初王覿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孫覺劉摯蘇轍王巖叟朱光庭亦疏言確罪此根本之計也蓋欲興治法必用治人不除邪人而但除弊法則一旦邪人起而弊法又興矣太皇太后不忍斥之此仁厚之過所以後來太皇太后崩而小人復作禍矣

温公忠誠爲國力除弊政然不免因恨安石而遂必一

切更改此氣質拘滯之蔽也如詳定役法蘇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饑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溫公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如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府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今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第不當於領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爲出不至多取則自足利民何必改法此誠通達世務人情之言也公不從范純仁亦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若必謀自已出則諂諛

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同則可先行之一路觀其究竟此亦改革弊政之法也公亦不從此所謂氣質之拘蔽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孟子稱舜曰舍己從人此所謂己者特自己之意見耳舍而從人好問而察邇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斯所以爲聖人與

凡我出一言行一事而人即以爲可奉命唯謹無稍違誤此中須細察之而在上位尤爲要務蓋權勢所在趨赴者必衆奉命唯謹者雖或有才而或恐是姦邪媚上之術也以我爲不然者雖或是偏見而或恐是正人君子也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而蔡京獨

如約光喜之此亦意見未忘故小人得以希上順旨也君子誤用小人往往坐此觀人者不可不知

司馬公呂公薦伊川程子於朝程子入對為崇政殿說書即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此誠萬世人君之法也根本之計格心之要無過於此

司馬公奏立十科舉士法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

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俱有官人無官人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事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俱舉有官人案此可為萬世常典使神宗不惑於安石而早用之宋室豈不大振乃屏居洛下十五年朝政日非元氣日削及哲宗初始大用而年已老矣雖銳意革弊而歷年未久善澤不能遠及於人元老大臣又相繼奄逝太皇太后崩而小人又進邪說以惑主聽於是光之善政俱廢安石之弊政復行光

所薦之人復去安石所引用之人復起而宋室遂衰危不可振矣然使無司馬公中間一起則安石之禍不到靖康而始見矣甚矣安石之爲宋罪魁也

司馬公當國時兩宮虛己以聽公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多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爲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爲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於兗鄉民聞

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當速往也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方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忘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閒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革殆盡或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閒者則禍作矣公毅然作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之意也此眞萬世宰相之法也程子論坐講之禮曰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

崔順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延和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議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講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此言可爲後世法也

洛蜀黨之分始禍者蘇軾其後程子門人亦不能爲無過方是時天下受安石之禍司馬公呂公上奉太皇太后之命起而大振之羣賢在朝弊政盡革可謂中興之機矣然其時天子幼冲熙豐小人猶在程子在經筵以

成就君德爲主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而蘇公爲翰林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復開道覬有所啓悟是皆忠心爲國者也惟氣質各有所偏遂意見各有所執程子多用古禮如司馬光之薨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程子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此自是程子偶然拘滯處然東坡當思程子平日格君心之非正身率物之大本爲國家不可少即小有拘滯當進規而正言之以盡同僚之道則程子大賢未有不虛受也乃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至詆爲姦如不弔司馬公事則曰此枉死鬼叔孫通所制禮也此成何氣象豈由平日氣質

舊開放惡檢束但講經濟文章而不知聖賢脩身之大
本故不知程子而妄發如此吾故曰始禍者蘇軾也然
程子大賢蘇氏固當敬之而蘇氏忠節經濟亦時之偉
人雖失之放曠程子未嘗不容之即如枉死鬼叔孫通
制禮之言程子亦未嘗因此輕薄之言而深以爲意也
乃門人賈易朱光庭遂刻軾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
郡賈朱等不知爲國家愛才何其量之小邪於是胡宗
愈孔文仲顧臨又爲軾連章力詆程子不宜在經筵矣
夫程子蘇氏言論之不合於策問謗訕何與于經筵何
與而遷怒至此不爲國家長久之計以至於三黨遂成
三黨成而兩賢出于是君側之輔導無人哲宗後來所

以昏小人所以得乘隙而起吾於此不能不有憾也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吾於是服大程子之德爲不可及也夫

司馬公當國時畢仲游上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等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埽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將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如是則廢置𨷖去者皆可復行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

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粟錢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閒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然後新法永可罷而無敢議復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八九皆安石之徒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役錢等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閒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公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所慮可見除弊當除其病根而爲政當邇言必察也

呂公嘗國時常安民貽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視
疾方安甯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
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
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
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
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
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
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
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
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
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

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矣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得書默然此書亦當時藥言也並可爲萬世欲中興欲除弊之法

呂公自少以治心養性爲本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而才則不能及韓范司馬然使非安石誤國早得大用以培養元氣則宋室其興矣惜乎早爲安石所扼而當國僅三四年遂能與司馬公大轉乾坤而年高棄世不得終其志則吾不能不致恨於安石也

范祖禹爲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干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又嘗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執政不宜崇長此皆致治根本之言可爲講官法也

蔡確以誹謗執政議寘於法范純仁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閒寘誅大臣今舉動爲將來法此事愼不可開端也其意厚矣然以誹謗罪大

臣固不可而確實有罪宜明正其從前附安石誤國之罪而竄之以爲人臣之戒則名正言順矣乃純仁則一味從寬是又過於仁厚之弊也且其言曰嶺嶠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則未能無私意矣

司馬公呂公旣薨孫固亦卒文潞公致仕程子范純仁皆罷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疑不決蘇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反必將戕

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太后然之調停之說遂已夫君子不合則當調停如當時三黨之分當有大臣調停其閒化諸君之意見以同心輔國若小人與君子何可用調停也此轍之言是也然轍但知不可調停而不知當引用君子不使有一賢之不得志庶乎可以勝之而小人之爭引邪說者又不乘太皇太后之明君子在位者之衆聲其罪而遠竄之即如程子之賢不能薦而反沮其用以范祖禹之言而不肯聽則此時雖不用調停將來君子漸孤太皇太后宴駕小人焉有不復用之禮此所謂持其末而不知扶其

本者也卽劉摯呂大防之識亦不能及此所以不及司馬公與

傅堯俞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此可爲學者之法

置廣文館以待四方游士之試京師者此舉最可爲萬世法蓋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與外省州縣不同外省州縣各有籍貫不許冒籍以杜輕去其鄉之弊以免士民混雜之弊可也至於京師乃天下士民之公地後世乃不許冒籍豈非同於外省州縣乎當以宋事爲法另開一館以試天下游士不許冒籍以與本地相混而亦不禁其來試以招天下之人才乃爲上策

太后復以范純仁爲相謂純仁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時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以畏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竊謂楊畏薇賢薦姦呂大防欲用爲諫官乃調停周旋之意是私心也純仁所言公言也正言也然究竟如楊畏來之邵等之横議將來必爲害而章惇呂惠卿如此章明較著之罪猶敢乞召豈不當明正其罪而連章惇等俱遠竄之以絕後來之患但不報不用而已吾是以嫌宋之

過於忠厚也

呂氏中曰宣仁太后起光公著用之二公未至罷新法十餘事皆從中出非惇確所能沮抑亦無待於光公著之建明非女中堯舜乎二公旣至罷青苗復常平禁字說等是變熙豐之法乃神宗末年之悔意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則他日必有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事變之太驟秦晉利差役吳蜀利顧役各有利病不舒究而速變之過矣熙豐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熙豐之法則其善者不必盡變青苗均輸可罷而顧役之法去多取之弊而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戶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因其

已成敎閱以省兵費獨不可乎新經字說可廢而罷詩賦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元祐惟不盡去熙豐之小人獨務去熙豐舊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

太皇太后不豫時謂呂大防范純仁曰正欲爲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此亦可謂眞識矣然天下事當乘勢乘時方哲宗幼冲太后同聽政正士盈朝此時比勢足以勝小人使司馬公呂公文潞公范純仁輩見微知著防小人之復用則當乘此時勢取小人而盡竄之明其誤國之罪置之於死以爲世戒以防後患卽太

后仁慈不肯而諸賢亦必愷惻詳明一矯宋初過於寬仁之弊則善矣惜乎太后與諸君子皆狃於仁厚而不能乘時以大振乾剛也

凡小人之禍當其禍之初起宜有以維持之不可過激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如安石之初使諸君子皆如明道先生氣象正而不阿和而不迫不然即用邵子之法暗地維持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則新法雖行而正人君子不至盡逐或尚可轉移也而諸君子未免有過激之病凡小人之禍已被於四海一旦有轉圜之勢則宜絕去其根不可稍縱所謂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如元祐之初使諸君子憂深慮遠

凡章惇曾布蔡卞呂惠卿之徒其荼毒四海之罪神人共憤皆必明正典刑而其餘者竄於遐荒永絕根本如此方是大振作所謂威克厥愛允濟也而諸君子未免有過縱之弊在諸君子公直仁厚皆千古之偉人然於聖賢全體大用處未曾見透所以未盡善也

哲宗親政范祖禹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太皇內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間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陛下初

立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之皆上負先帝下負天下者也惟陛下淸心察理敢以奸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其言則姦言繼起萬一追報之禮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於陛下孝道有虧今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閒伺隙之時不可不謹防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敗壞耶疏入不報此亦防微杜漸之言吾終嫌其說已遲矣使當太后在時以平日神宗所欲止新法而爲安石呂惠卿所沮者逐一奏明並以後來之患不可不防請於太后先除此諸人則更妙矣

帝召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蘇軾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軾所言亦時政之要然不知本也本者何君心是也伊川爲講官誠足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使蘇公是時敬而扶植之不使罷退則培養數年或不至於此乃玩侮巧詆其後太后欲用蘇轍又沮之輔養君德無人所以哲宗後來若此之昏也至此而諫之何益故人之爲學事君皆不可不知本

宣仁太后寢疾召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太后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此可爲萬世處人骨肉之閒之法也

人不可有一毫私心私心不克害國不淺如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亦君子之徒也乃楊畏曾薦用章惇安燾呂惠卿其人之無行可知矣大防欲以為諫官純仁不可哲宗立大防密約畏助己超遷為禮部侍郎首叛大防乞紹述先政疏請用章惇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並乞召惇為相帝深納之於是太皇太后及諸君子數年之苦心付之流水矣諸小人不足責吾獨恨大防之不虛心也彼以楊畏曾叅純仁故以楊畏為直而以純仁之不肯用畏為忌克故力用之而抑忌純仁果小人乎惇惠卿等果君子乎畏以正為邪以邪為正大防不察但疑純仁不肯用為忌克而且以畏為敢言引而用

之何無識至此也楊畏引用章惇章惇相又引用凶邪
於是諸君子之禍烈矣
范祖禹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
在上前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
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此可爲萬世講
官之法又嘗奏太后乞召程子勸講必有補聖明使當
時兩人俱在經筵或有助也
常安民於呂公著當國時勸其招賢進士以勝小人此
根本之計也及章惇呂惠卿曾布蔡京入安民抗言攻
之時京之姦未著人多不測而安民獨言之可謂知勇
兼全矣

哲宗雖昏暗然尚畏正言如常安民攻呂惠卿帝卽納之章惇蔡卞請發呂公著司馬光棺暴其尸許將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後惇等又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之許將曰祖宗以來未有也帝深然之惇卞欲廢宣仁爲庶人帝聞皇太后言卽感悟焚其奏二人再具狀堅請帝怒而抵其奏於地是尚非亡國之主也使當時非小人進邪說以惑之而諸君子不罷斥斷不至此章惇曾布蔡卞之罪固不容誅吾尤不滿於呂大防也

仁英兩朝仁厚之政作養之賢才至神宗朝爲安石剝喪殆盡幸而祖德深厚一二老臣未死者承太后之召

用得行其志所布仁厚之政及所招用之賢才至哲宗親政又爲章惇蔡卞剗喪殆盡矣究之所行之政仍是安石之政所用之人仍是安石之人使當日無安石而司馬呂公早得大行其志則又何有此事哉然則北宋亂國之罪安石一人居其首矣

田晝先勸鄒浩諫立劉婕妤後又責鄒志完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自滿士所當爲者不止此也此可爲萬世學者之法亦可爲朋友之法

呂氏中曰熙豐紹聖之閒無元祐數年之潤澤其禍不待宣靖而後見矣所可惜者一老不慭遺而諸賢無宗

主光堯於今日黨論則兆於明日天禧寇丁之禍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歷呂范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所謂黨則以君子攻君子矣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紹聖之禍吾黨尤有過焉元祐所以轉爲紹聖始於朋黨成於調停始於呂大防之引楊畏成於楊畏之引章惇清臣惇卞京布借紹述之名而用安石之法安石變法之禍止於一時引進小人之禍終於一代嗚呼正人受禍極矣惇卞上誣宣仁下欲誅諸賢誅心而論罪浮於曹節王甫朱全忠之害黨錮朝士矣善人天地之紀而絕之若此國欲不亡得乎 以上哲宗

柏堂讀書筆記

桐城方宗誠述

讀宋鑑論下

徽宗初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知名之士進矣此眞撥亂反治要著若使常守此說而行之不爲曾布蔡京所誤則徽宗何有失國之事也韓忠彥嘗國薦陳瓘鄒浩爲正言詔復元祐黨人范純仁等官罷編類臣僚章疏局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蔡卞章惇邢恕安惇蹇序辰蔡京林希俱以罪免詔追復元祐宰執文彥博等官詔

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罷平準務亦中興之才也惜太后退政太早又旋崩上無任用之人同列曾布包藏邪心無共事之人獨立不能成功可恨也范忠宣公卒遺表勸帝淸心寡欲約已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數語若灼見後來之禍真格君心之言也亦可爲萬世人君之法使哲宗親政用而不疑其後卽以韓忠彥繼之宋斷未有亡者也

日食求言崔鶠上書言方今政令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且

司馬光忠信直諒聞於華裔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如章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名之邪此亦防微杜漸之言致治根本之憂也使常信此言烏有失國之事也

曾布欲調和元祐紹聖之人任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不可以不戒此眞可以爲萬世法也伯雨爲諫官首勸帝以災異爲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又論貶章惇於雷州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與前常安民俱爲曾布

所罷布又去范純禮陳瓘又因與韓忠彥不合謀引蔡京自助遂召京爲學士罷韓忠彥而天下事不可爲矣故紹聖小人之禍其罪在大防建中小人之禍其罪在曾布曾布既相其弟曾肇謂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數月以來端人正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以慟哭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眞有識之言惜乎布不能從也

小人未得志則相附相引既得志則相傾相軋王安石引呂惠卿助己惠卿爲相卽傾安石曾布附章惇後卽

與惇不平曾布引蔡京助已京卽傾布代其相位此固
天理昭彰所以謂小人枉做了小人也
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
愛人急親賢也徽宗初進用蔡京焚元祐法暴政漸行
而置安濟坊於郡縣養民之貧病者置居養院於京師
以處鰥寡孤獨者雖曰美政而不知邪人得志良法盡
焚此等小惠何益耶追貶元祐賢臣不得與在京差遣
詔司馬光等子弟不得官京師詔元祐學術政事俱勿
施用竝禁受業者而作辟雍詔天下興學貢士雖曰美
政不知正人斥遠正氣沮喪此等具文何益耶雖然此
二事究竟是善政蓋猶宋員仁仁厚之流風善政之所

存也故尚可以培養國脈至數十年後而後失石工安民不忍刻元祐姦黨碑可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而蔡京於毀碑時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毀是豈非荀子所謂性惡者耶

徽宗失國之禍根在用蔡京蔡京誤國之罪第一在追貶元祐正人禁其學術政事勿受業禁元祐法刻姦黨碑將正人君子學問功業剝喪淨盡太祖以來培養之人才仁宗以來培養之學術元祐以來培養之恩德埽地無餘如陳了翁韓忠彥皆治世之才鄒浩任伯雨皆直言之士貶竄不遺餘力程子師友門人之學禁錮不得見用此亂天下之大本也第二在引用朱冲朱勔父

子供奉花石綱又引方士營建土木上耗內帑下剝民膏逢君之欲而喪天下之元氣第三在引用宦者童貫爲制置使開邊釁其後貫進圖燕之議自登萊泛海結好女眞與之相約攻遼以致遼亡而金人之禍更烈矣是皆京之罪也然京之所行實皆本王安石如指正人爲姦黨竄不遺餘力此安石之故事也倡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逢迎花石土木營造即安石言人主若能行堯舜之政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爲過當守財之說非天下正理有以啓之其開邊釁亦本安石至於紛更法制增修財利之政吏員冗濫皆本安石而加甚焉耳吾故曰北宋之禍以安石罪爲第一者

此也
凡小人得志專以去正人引衆邪沮格言路爲第一務
如章惇蔡京之紹述者所以引衆邪也追貶元祐者去
正人也蔡京之議廢元祐皇后者所以坐諸賢之罪也
議復湟州者亦以棄湟州爲諸賢罪也不然諸賢無名
色可貶貶之而復竄之至於刻石不遺餘力者惟恐君
子一朝復起或有一人得起又復羣引而入故必思所
以絕其根荄邪至矣然吾獨恨宋之君子太仁厚也哲
宗徽宗兩朝小人得君復起即防君子如此之密君子
如司馬公呂公得君乘時即防小人如彼之疏所以然
者不肯傷忠厚故也一念過於厚使小人得容身以俟

隙此可爲萬世大戒也故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諸者衆也不錯諸枉而徒錯一二人則直者終不能勝枉大學亦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蓋惡邪不如此之嚴則愛人之法終不能久恃也後之治小人者以小人防君子之法防之斯可矣或曰得毋激之過甚曰非也小人之惡未見於天下則不可激若旣負天下之罪則雖大加誅戮天下莫不心服焉何能爲亂耶

京以安石配享孔子而以司馬公爲姦黨毁程子之書范祖禹唐鑑蘇軾黃庭堅文集諸公之忠至今仍如日月經天而安石仍被逐出所謂小人枉做了小人也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宋太祖太宗眞仁二帝培養人才經王安石呂惠卿剗削而元祐初尚有數十百人元符之中經章惇蔡卞剗削而徽宗止有韓忠彥陳瓘常安民任伯雨數人而已數人既去朝中盡是凶邪國欲不亡得乎然是時祖宗積累之厚猶未嘗無人也使以韓忠彥陳瓘爲相以伯雨等爲諫官以程子爲講官及爲太學師以程門諸子分教天下之學上行元祐之政而下崇伊洛之學天下有不中興者未之有也乃邪正混淆以迄於亡其原啓於安石吾故曰罪之首也

沈畸不肯迎合蔡京鞫獄釋無左驗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苟富貴耶此亦可謂

鐵中錚錚者足爲御史之法

方軫請誅蔡京以爲京專以紹述之說爲自謀之計忠義之士分爲邪等不齒仕籍則誰肯爲陛下言者曰以花石禽鳥爲獻以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此眞得蔡京之心也陳禾請竄童貫黃經臣引帝衣請畢其說曰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亦先見之論是皆國家安危之本也使帝誅竄此二人而重賞軫禾豈有亂亡之事乎

蔡京始免相既而復入後又免相旋又召入小人之難去如此何也蓋神宗之心急功利安石以功利之說進故雖衆正之說不能閒之雖暫去而復起徽宗之心好

淫樂蔡京以花石土木侈靡神仙之說進故亦屢免而屢起由此以推凡自古小人得君止是逢君之欲而已矣

石公弼張克公之劾蔡京陳朝老之劾何執中皆可謂鐵中錚錚者惜乎徽宗之不能用也蔡京免而相執中陳朝老疏言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蔡京然碌碌庸庸天下敗壞至此如人臟腑受冶已深豈庸醫所能起乎然余觀其欲置陳瓘於死則非徒庸碌者也蓋鄙夫之無所不至者與

上召京至都堂議事陳顯因對言蔡京再用士民失望貶遂歸隱四明此亦鐵中錚錚者乎

徽宗不行元祐之政而行紹述之政不用韓忠彥陳瓘及諸直言之君子而用蔡京何執中童貫不尊崇程門諸賢而尊崇方士不尊聖學而求道教經不內修政事而欲爭邊地顛倒錯亂國欲不亡得乎

信賞必罰軍國之大政遼伐女眞女眞敗遼遼樞密使蕭奉先奏東征潰軍不肆赦恐聚爲亂自是凡軍敗潰遂止免官而不加罪於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庶無鬭志遇敵輒散此可爲後世戒也

諺曰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故秦穆公聞鄰國見滅則素服不舉金人日盛遼師日敗遼與宋兄弟之國也自太

宗以來雖有小嫌旋議和好邊境不憂者百有餘年今見蹙於金金與宋鄰必非遼比矣乃宋君臣無一念及此方於此時崇信方士興建土木剝喪民氣內氣日空外患日近國欲不亡得乎

自古誅竄諫臣塞絕言路未有不亡者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旋即書陳君見弒楚入陳爲萬世戒深矣徽宗初尚有直臣常安民任伯雨其後尚有沈畸方軫陳禾石公弼張克公陳朝老陳顯陳葆光皆以劾京等貶竄國欲不亡得乎

天理只是循環遼初強於宋後金又強於遼遼求和於金不許後金求和於元不許自丁謂以來小人害君子

然如丁謂王欽若蔡確章惇蔡京之類亦終未有不得
禍者也讀史者可以悟天道矣
重和元年金人屢破遼師蔡京童貫議遣馬政浮海如
金預請燕雲之地上致書於金主稱爲聖人自稱下邑
初通書即自卑如此即後來稱臣奉朔之漸矣
神宗時雖行新法亂祖制然每遇災異即求言避正殿
減膳徹樂憂形於色對朝嗟歎雖王安石言天災不足
慮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脩爾
有此一念所以未至於速亡徽宗流連荒亡天災屢降
而不省京師龍見大雨水高十餘丈李綱言國家都汴
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

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綱因是得貶上不畏天下不受諫國欲不亡得乎

太祖太宗眞仁英五朝未有沮格人言之事閒有以言事得貶者旋即擢用且不過一政一事而不害其立政之大常沮絕言路自安石始然安石雖沮絕言路而神宗閒有不然者蓋流風未盡泯也至徽宗時正言已微矣然未有一言而不遭禍者如常安民等固然其後太學生鄧肅以花石綱害民進詩諷諫貶秘書省正字曹輔以諫帝微行竄於彬州御史中丞陳過庭請誅蔡京王黼朱勔貶种師道諫進兵被責宋昭諫伐遼被竄舉朝無正言者國欲不亡得乎然皆王安石啓此弊也

曹輔言君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
服之際在於斯須可畏也此言可爲萬世戒
易象陽爻在內爲復爲泰陰爻在內爲否爲剝徽宗時
宋江寇海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方臘寇秀州統軍王
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臘還據杭州深據岸
屋爲窟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卽挺
身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賊遂
平可見天下無時無才也而諸直言時政如鄧肅陳過
庭輩亦復不少然而無救於宋之亡者則以陰在內而
陽在外之故也陰長陽消國欲不亡得乎
朝廷既與金人約夾攻遼以復燕雲及將興師鄭居中

力陳不可蔡京童貫言之王黼復請遂起師竊謂居中之言雖正究無救於宋之亡也先旣約夾攻遼師即不出師而金滅遼之後亦必來責背約葢金之禍宋自遣馬政如金時始也至此已無救矣且朝中小人日剝元氣即不夾攻遼亦亡是以君子論治當務本也向使神宗守仁宗之政哲宗徽宗守元祐之政用賢去姦以圖遠大三朝以來元氣日盛則遼主無道乘此自取燕雲何不可者金雖滅遼亦無如宋何也乃三朝以來剝喪國脈如此又謀之不臧而約金夾攻至此雖不出師何益鄭居中种師道之諫皆非根本之計也然則如之何曰仍須自內治起竄斥姦臣罷諸亂政起用賢人正

士內修國政培養民氣外用老將修整軍旅以防敵人而不爲夾攻之約斯猶可也蓋宋不夾攻則遼一時不得亡遼既德宋宋又藉遼爲藩籬金之禍不得及於宋即遼後被金滅而宋內治既修軍政既飭又不致有白溝燕山之敗則兵威不損亦必有以待之是猶爲救敗之舉也若但曰不夾攻遼而已又何益哉

遼使來言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啓他日之禍高麗王楷諫宋曰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扞女眞虎狼也不可交也宜早爲備朝散郎宋昭諫曰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

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諸言皆洞悉利弊瞭如指掌惜乎宋不能用也詩刺幽王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徽宗之謂乎傳曰臨禍忘憂憂必及之方臘宋江之亂起金禍漸近而猶日營建艮嶽窮極奢靡國欲不亡得乎

凡事始謀不臧則後竟無法可救如宋始不應與金約夾攻遼此舉一錯後來燕山雖破金人背約只許六州不得不曲意許之矣來索糧不與固激禍與之亦生禍所以立國以自治自強爲本恃人之力未有不受人制者也

楊時爲邇英殿說書言自熙甯紛更祖法元祐盡復祖宗之舊至紹聖崇寧乃盡焚元祐之政縉紳之禍至今未殄願明詔有司條具祖法著爲綱目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勿論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此皆根本之計也

自太祖創業議取燕雲尚不敢負眞宗全盛之時亦不肯聽寇準之言取燕雲卽神宗亦不敢而徽宗用蔡京童貫之計居然取之所以自以爲莫大之功也不知太祖以來務實其內內實則燕雲雖不得無害徽宗內治空虛而徒欲取燕雲譬如人元氣元神虛耗縱體日加豐

何益邪又譬如人家子弟不能謹守祖宗基業日事燕游朋淫於家而偶然得非義之財以廣田地人或羨其能廣田廬而識者知其敗亡將及矣可不戒哉

徽宗荒於花石沮格言路至金人敗盟始罷浙江諸路花石綱詔臣庶極諫何益然其能使守京城未至遽亡者又在於此也而終不免見擒於金者則又以二十餘年之亂政天理不能容與

金兵日逼帝甚憂懼宇文虛中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說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吳敏諫棄京師李綱勸傳位太子此皆根本之計也蓋棄京師則失地失勢不降詔罪己則人心不回然究

竟徽宗所爲天怒人怨極矣不傳位太子則天下豪傑不爲之用故必如此而後可以收將士心以死捍敵此眞通時務之要者也以上徽宗

欽宗卽位綱上書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以謝天下此皆根本之計也使帝盡行其說內治一淸鳥有亡國之事哉

梁武以好佛亡宋徽以好道亡其實梁武所好非眞佛教也徽宗所好非眞道教也道教尚淸靜淡泊無爲

而徽宗花石土木極其侈靡紛更制度極其煩擾道教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而徽宗貪土地以致金人之禍然則崇尚道教者乃邪妄妖幻之術耳非道教也
宋自安石以前君子道長自安石以後君子道消至欽宗時人才衰微極矣然非無才也只是不得位耳當時惟李綱是經綸忠義之士所建言皆天下大計而种師道亦忠勇有謀之老將楊龜山尹和靖為負人望之大儒太學生陳東忠直敢言皆關社稷生民大計向使當日用李綱為相朝政設施盡倚賴之用种師道為大將軍府調度盡倚賴之以楊龜山尹和靖為講官或為諫官陳東用為御史正言朝政君德倚此數人輔導而小

人盡殺無赦則中興之業成矣惜乎皆不大用用之又掣肘而如胡安國胡寅馬紳諸人皆沈於下僚和議紛起坐失機宜而反歸咎李种二人或者天怨神宗以來之敗政而徽宗又加以荒亂故欲使其國中絕而大警之邪

天下事不可以成敗論如李綱之諫帝遷幸以爲宗廟社稷百官萬民之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不可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且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衞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皆洞悉情事之言其後敵雖退而罷种

師道罷李綱罷楊時相與將皆非其人以致誤國豈不可恨邪而後世怯懦者遂以爲城不可守多爲退避之計誤矣

李邦彥力請割地請和李綱以爲擊之便不聽一失也帝求大臣中可使者綱請行帝不許命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梲怯懦誤國事不聽二失也梲果恐怖失言回李綱言金人所索金帛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鎭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不可者宿畱數日大兵雲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必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又不聽三失也李綱馬忠屢

敗金師种師道帥兵入援見帝曰女眞不知兵豈有孤
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者請緩給金幣於金使彼惰
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又不聽四失也金人復圍京
師李綱欲俟其歸半渡擊之上策也姚平仲因爭功欲
速戰种師道欲俟弟師中至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
之以致敗賴李綱率諸將戰卻之此平仲爭功之過也
乃因此遂罷李綱以謝金人五失也太學生陳東及都
人上書乞復用李綱以爲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向
時中李邦彥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庸謬忌嫉
恐其成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喧呼動地又願見种師
道种師道入城彈壓衆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閧而

散人心之歸二人如此公論之不予邦彥等若此先是
蔡懋禁不得輙施矢石將士憤憤綱令能殺敵者厚賞
眾皆奮躍金人懼使帝乘此時人心公論之所在盡殺
諸小人用綱爲相用師道爲大將並嘉陳東之忠天下
豈不大振哉乃仍是悠悠雖用綱而小人仍掌國政六
失也李綱復用金人知宋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告辭
北去种師道請乘其半渡擊之不然必爲國患帝不許
七失也京師解嚴呂好問進言金人得志必輕中國秋
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不聽八失也种師道
罷中丞許翰諫不納九失也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
係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不然將來再舉

必有不救之患宜起師要擊之不聽十失也姚古种師中折彥質等帥師入援而金人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送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將士踴躍而去宰相忿綱以為不可乃急徵還諸將及金人於邢趙間聞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再遣而諸將士解體矣十一失也金人叛盟詔遣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師中渡河上言金人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後許翰又責种師中逗撓師中因戰死諸軍由是奪氣十二失也金兵退後道君皇帝還京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聽十三失也出綱為宣撫使綱拜辭不許臺諫言綱不可

去朝廷斥之陳公輔諫貶之十四失也旣又罷李綱劉班胡安國力救不得皆坐貶當時朝廷止此一人而又罷斥十五失也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然則种師道李綱之言驗矣宜召而復任之矣乃仍遣使講解呂好問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衞京師不省又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貶之十六失也至此機會全失雖有善者不能爲矣

凡遇大敵以擇將相爲第一要務得賢將相則一切任之而不掣其肘方可大有爲許翰知主用兵何㮚亦然然不知薦賢如當時人才自以李綱爲第一而出爲宣撫使卽能黜之漸也翰不知力薦之而反促之行何㮚

擠胡安國當時如安國者亦人望也楊時論列皆切於
世道馮澥詆而罷之而翰與呂好問輩俱不能留是皆
不知根本之憂也無人則雖議戰議守何益乎
凡誅戮罪人須乘時大振方能收人心若誅後其時縱
戮之不感人也如欽宗之免李邦彥誅梁師成罷王孝
廸李梲竄蔡京蔡攸免張邦昌趙野誅童貫趙良嗣安
置朱勔豈非一反徽宗之所爲然皆事勢大壞雖如此
已無救矣使卽位之後卽將蔡京蔡攸朱勔梁師成童
貫趙良嗣誅之以謝天下籍諸人家以賞六軍而李邦
彥王孝廸李梲張邦昌趙野等一聞陳東之言卽放竄
遠方詔天下薦舉賢才有不中興者乎誅之不得其時

故人心亦不得同也

种師道薦尹焞德行召至京師此眞賢將才也焞之來原有志於天下至京見人才政事不足有爲而上亦無大用之志所以不願留也此出處之道也

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而論其罪者莫知所本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勝述望罷其配享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時居諫

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去乃竟爲陳過庭馮澥詆而罷之當時使重用李綱與時與焞胡安國輩爲相何至亡國

崔鷗疏請誅蔡京餘黨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故更政柄無人立異害己馮澥近入奏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竟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端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苛錮多士固已密矣原京與澥欺罔之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

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邪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困矣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矣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己為正異己為邪澥與京同者也京之術破壞天下極矣尚忍使其餘黨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眾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此舉固快人心後來蔡亦遠竄然已無救矣當時欽宗即位即請誅之則或可挽回況此所奏馮澥等仍然

不動焉能中興耶

許翰稱胡安國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安國嘗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皆至論也

宋之不振亦氣運使然如康王初起之時岳飛宗澤皆依之而先卽有汪伯彥迎王如相由是受知而執和議之說以誤宋豈非天乎所以然者自神宗以來殘民事多天不欲其大振也

帝復如金師金人逼帝易服侍郎李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擊之不懼與之食不食許以富貴不

受竟能死節金人義之然平日未見出一謀諫一事進一人至此雖死何益乎

孫傅從太子如金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之傅也當死從金人雖不吾索吾出與之俱行此亦小忠而已大忠以平日死職爲上平日亂政無一言但至此日從死何益

金人陷洛時宋非無人才也張浚止官太常主簿趙鼎止官開封士曹胡寅止官司門員外郎賢才沮厄如此其後金人立張邦昌諸人逃入太學不書名而大臣如王時雍百官遽拜之平日用舍顛倒如此國欲不亡得乎所以然者由自神宗後止取柔媚人才而不取抗直

人才所以賢才不得上用也

宋至欽宗時未嘗無才只是朝廷不善用並且置之於死地如劉韐守眞定金人圍之大臣在金人軍中遣人持詔諭韐以公私金帛犒虜韐曰民在圍城久艱窘極矣金帛何從出乎金人將屠城韐不答又取監司及僚屬十餘人亦不遣以強弩射之金人遂退夫以一孤城能抗金其才大可用矣乃不能用及京師陷金必欲得韐宰相遂與之金人欲以官用之不可自經死節北宋之亡不亦宜乎

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入援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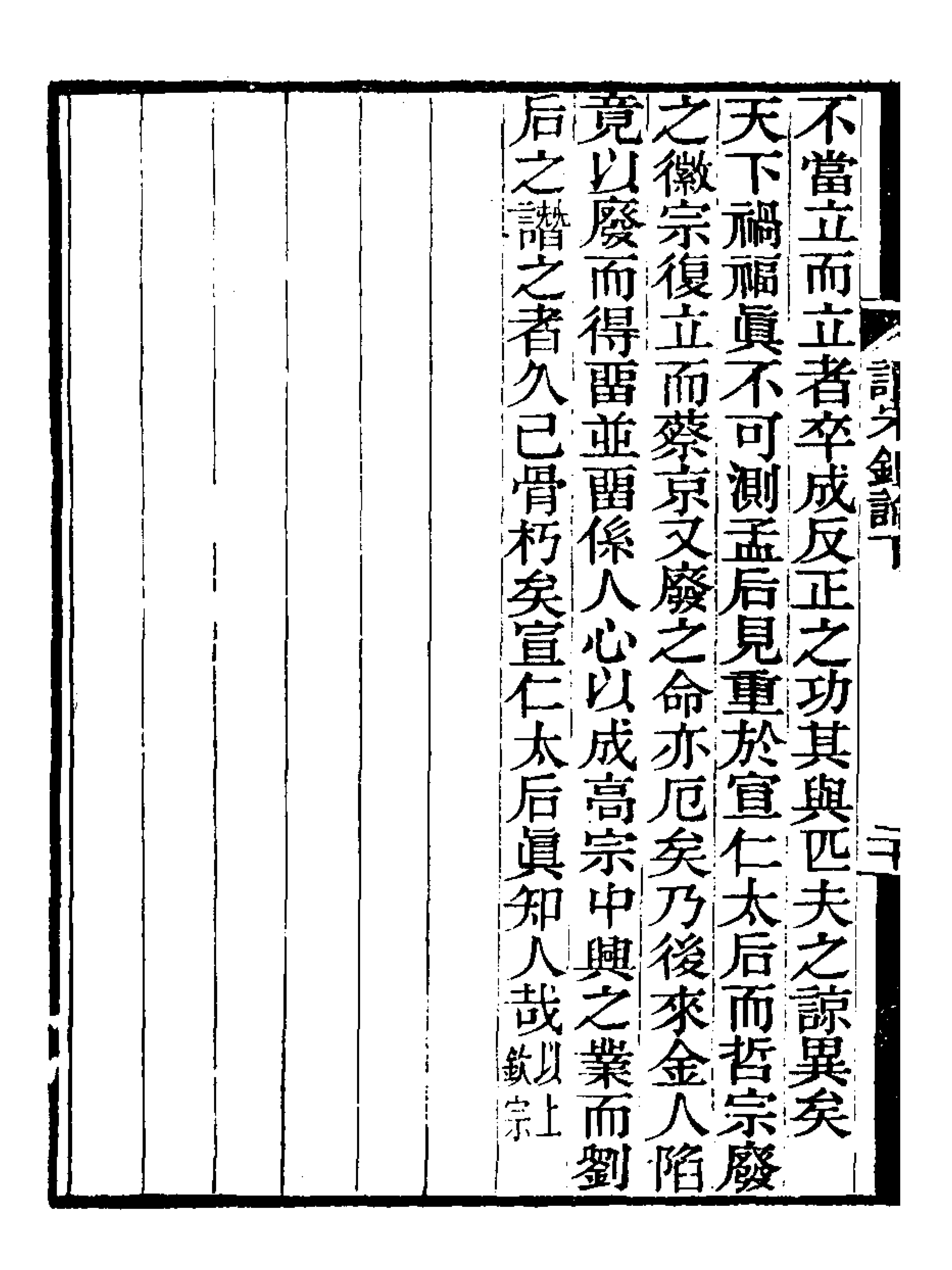
緩會帝議和好持詔屯兵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欲款我師也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師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此上策也乃京中爲馮澥耿南仲所誤帥府又爲汪伯彥等所持豈非天欲亡北宋乎後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趙野范訥曾楙合兵入援皆不答澤遂以孤軍進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至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賊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於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

十里澤計敵必悉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澤眞名將也使是時李綱爲相必能固守京城而澤又來宋何至亡奈此時朝政壞極帝已入金營中矣獨力難支惜哉

朱子曰靖康排正論者耿南仲馮澥二人之力爲多邪黨尚留邪說尚熾如此是猶已死於鴆毒而尚畜之也

金始終以和字愚宋宋始終以和字自愚哀哉

呂好問在張邦昌時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好問委蛇其間不能殉節然勸邦昌勿御正殿勸邦昌尊孟后爲元祐皇后勸邦昌迎立康王卽位曰大王不自立恐有



不當立而立者卒成反正之功其與匹夫之諒異矣天下禍福眞不可測孟后見重於宣仁太后而哲宗廢之徽宗復立而蔡京又廢之命亦厄矣乃後來金人陷竟以廢而得留並留係人心以成高宗中興之業而劉后之譖之者久已骨朽矣宣仁太后眞知人哉 以上欽宗